



## 当代艺术教育与现代艺术史教学

### Contemporary Art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 of Contemporary Art History

马晓琳 Ma Xiaolin

近十年来的世纪之际，电影、电视、摄影、广告、电脑网络、建筑、环境设计、卡通、服饰这些无处不在的图像文化已使人类进入视觉阅读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数视觉符号喧嚣不已的世界中。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无一不在消解人们的固有概念，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宽泛的、新鲜活泼的大众视觉图像文化将古典的文本文化挤压到边缘。面对新新不已的图像文化挑战，当今的艺术教育该如何转化？学院的艺术史教学模式面临着新的挑战。

艺术史作为研究视觉图像的人文学科，更要重新审视自身的学术定位，担负起当下视觉文化研究的使命，对迅速增长的视觉图像做出新的文化阐释。因此，艺术史学科已朝着一个大的转变时期发展。在当代学院艺术教

育中，我们仍然相信，古典的希腊艺术、伟大的文艺复兴艺术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荣誉是不会动摇的，但是艺术史教学与研究范围的拓宽也是这门人文学科的必然发展趋势。以往在我们的教学中，重头戏放在西方写实艺术的三大高峰阶段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并且认为西方艺术中最灿烂的表现是在写实艺术上。按照编年史将这些伟大的艺术讲述一遍，课时计划就基本完成，西方现代艺术的主要内容已无暇顾及。教授完一届学生，常常也留下许多遗

憾，只能列出书单督促学生自己阅读，其效果可想而知，这是目前学院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与缺失。西方现代艺术史课程不仅是美术史论系的专业必修课，更重要的要成为全校学生的专业基础课，要使学艺术的学生清晰地理解西方近百年来现代艺术思潮的演变。

“每一种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之中得以自养。”纵览西方艺术的发展历史，我们就好像在穿越一条无尽的艺术长廊，其间的风云变幻、错综繁杂，无不提醒我们反观中国艺术特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现实，回归我们几千年文化的本根。隔岸的阑珊灯火可以使我们避免不再沿着不辨方向的艺术之路艰难前行，使我们重新审视艺术的不同状态与理由、艺术教育模式的现状与发展。

英国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H·Read）指出“整个艺术史就是一部关于视觉方式的历史。我们所见的东西并不决定于固定不变的光学规律，而是决定于发现或构造一个可信的世界的愿望。”自二十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它以反传统的激进姿态演绎了一个接一个新的艺术运动，不断震撼和改变着人们的视觉经验和审美方式。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现代艺术的中心移到美国，此后相继出现的波普艺术、欧普艺术、超级写实主义、极简主义、观念艺术、偶发艺术……一步步将艺术的发展推到了极端。现代主义流派吸收了工业化社会的科技成果和现代哲学、心理学成果，拓展了艺术表现语言。在扩大绘画的界域、丰富绘画的表现性、探索色彩、线条、空间、体积、材料质感效果、使艺术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等方面均取得了新的突破。但其超越绘画、超越作品、融于生活的极端演进，使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绘画死亡”，艺术陷入了苍白悲观的困惑时期。法国人伏蒂叶（B·Vauthier）宣布：“一切皆艺术。”博依斯这个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终结的象征性人物，站在现代艺术进程的终点向人们宣告：“任何人都是艺术家！”艺术史家面对的艺术现象不再是一个接一个的里程碑，而且一片混沌、杂糅、朦胧。埃尔韦·菲舍尔的艺术史终结象征性行为不足为奇。伟大的中国智慧在几千年前就告诉人们，事物的极端状况必不能持久。七十年代后期的后现代艺术就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反拨。八十年代新的绘画现象在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发展起来，其日益成熟的风格引起批评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新绘画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艺术运动，成为八十年代西方绘画主流。后现代艺术的来临，也迎来了新的转机与复兴。后现代主义思潮试图克服现代主义艺术的偏激，重新阐述传统的重要性，提出新的含有修正



性质的艺术理论。写实、具象、怀旧、折衷等各种古典主义的复兴回归成为后现代艺术的重要特征。对于浩如烟海的当代艺术世界，用几句话来澄清其错综复杂的所有线索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一个简要的回顾。

那么波澜起伏的西方现当代艺术是否能与我们学院艺术教育发生关联呢？当代艺术的传播速度在学院或许太慢，在这个可疑的全球化时代，西方当代艺术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并不十分熟知。我们的学院艺术史教育严重地

#1 紧急情况 影像 比尔·维奥拉  
#2 伦勃朗 装置 莉扎·利塞



#1



#2

与现当代艺术脱节。这种封闭性与当代视觉符号迅速翻新的步调极不协调。就目前美术院校使用的西方艺术史教材而言，内容的设定大体上都是起自原始美术，迄于20世纪现代美术，二战以后的当代美术现状几无涉猎。不仅如此，在中国美术史教材中同样也出现这种断裂的情况，内容起自史前，迄于晚清，而近代、现代、当代中国艺术发生的一切与我们似乎不相干。我们一味地沉迷于过去发生的情况之中。当代艺术史学家爱德华·卢西·史密斯在其《当代西方艺术运动》一书中用了个特别的但十分重要的例子，他说：

“披头士乐队(Beatles)就与利物浦艺术学院有密切关系，并且实际上从披头士乐队崛起至摇滚乐的胜利，英国每一个主要的波普乐组织都与某个艺术学校有一定的联系。其中许多音乐家就是作艺术学生时开始活动的。”当然，我们的学院艺术教育首先不是艺术实验基地。但这个开放性的实例可以使人们以批评的眼光审视我们当前的教学模式。我们的艺术史教学是否能够直接针对当下视觉媒介问题？我们的教师是否能对本学科前沿课题有充分的把握？我们是否能及时摄取本学科最新进展的信息以便传达给学生？如果我们数十年如一日不修正教学内容，这种自我封闭的状况只会导致艺术史学科的僵化

与夭折，使这门充满魅力的学科发挥不出其自身的人文价值。当代艺术被人为地与艺术史教学疏离，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当下经济迅速发展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形势下，旧的艺术教学模式迫切需要不断修正，艺术史还应从我们现在的生括兴趣和价值观念之中获得新的生存活力，赋予其自身向当代史转化的生命机制。因此，在创立特色性教学过程中、在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理解和涵养学识、眼界日益提高的必然过程中，西方现代艺术史教学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西方艺术史学家詹森(H·W·Janson)谈到：“没有一种别的学科邀请我们在历史时空里更广阔地遨游，也没有一种别的学科更能强烈地传达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持续感或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艺术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

人文学科对现代人有着特别吸引力。然而艺术史学在我国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同时也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艺术史学科在艺术院校通常作为一门公共课来教学，难以对创作教学发生积极影响，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学术地位。这与国外艺术史研究和教学在高等院校人文学科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其次，就建立相应的学科研究和教学机制而言，我们还存在着差距与问题，我们的史论教师在这种特殊的教学情境中形成某些错觉，而未能实现艺术史在学院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意义。总体来看，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学科的发展和现状了解得远远不够。作为教学其全面性、广泛性、系统性更是不够，直接影响了我们艺术教育成效。如果我们不积极改进，我们的艺术教育只能停留在初浅的层次上。

要建立一个合理的艺术教学机制需要不断的调整。

我认为艺术教育是在当代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应具备其自身应有的开放性与同步性。今天，世界艺术与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将自己完全孤立于相互发生影响的世界文化格局之外，我们必须用广阔的世界史观点，重新调整艺术教育教学结构框架，使学生在更为丰富的文化情境中学习艺术的历史，洞悉艺术的奥妙，有助于素质的全面提升。

#1 无题 装置 芭芭拉·克鲁格  
#2 钢琴 装置 博伊斯